

新世紀的男性研究

王雅各（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性別革命是指在二十世紀時所發生的婦女解放運動、女性一性別意識和婦女與性別研究等三合一的社會現象。就性別研究而言，由婦女解放運動挑戰（和批判）父權體制所催生的婦女研究不僅徹底的改變了人們對於女性的看法，同時也連帶地激勵了學術界對於「男性」的全面（深入）理解企圖。嚴格說來，引領世界學術風潮的美國也僅有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紀的「男性研究」歷史。而兩岸三地的學界也只有在近十年來才有零星的相關討論。儘管如此，由於女性主義對父權社會的強烈批判，性別（包括男性）研究在這短暫的時間中，也引發了極為熾熱的討論。特別在新舊世紀（千年）交替的此刻，整理並記錄男性研究發端的歷史，並前瞻它的未來走向，是個極具意義且能豐富性別研究的重要舉措。本研究以文獻收集和內容分析的方式歸類並討論部分中英文有關「男性研究」的（20 年間）現況。首先我們簡要鋪陳婦運、女性主義、婦女研究以及它們催生男性研究的背景；接著介紹男性氣概的建構與男性經驗的關係、男性女性主義、做女人的事、性取向少數與性別平等、以及男性研究／運動的意義和內涵等五個領域。接著我提出四個男性（和性別）研究中的重要難（無）解議題，並提出我對這四個議題的看法。這四個議題分別是：本質論和建構論的爭議、性別—性屬—性偏好的錯綜關係、性別與其他分類方式（如種族、階級、和世代等）的優先順位性，和性別（男性）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門的矛盾性。最後的結論，則是整理和重申男性研究在新世紀的發展潛力。

關鍵字：男性研究、男性運動、性別研究

一、前言

近代世界史上最重要且具意義的事件就是性別革命。簡單地說，性別革命就是發現性別，理解它的多重意義和面向，描繪性別歧視（父權〔patriarchy〕）體制，並且進而解構和重構性別平等的人類社會。在此一發展的脈絡中，首先是由女性在全球發聲，從而明白女人在社會中的不利處境，並在再現中扭曲和壓抑影像以試圖造成改變／善。

由女性的主導及發啟的平權爭取雖遍及全球，其中卻以美國的婦女運動被研究的最為透徹、影響也最大（王雅各，1996a: 200-239）。學者們通常認為歷史上有兩波的美國婦女運動。第一波美國婦運肇始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對於普遍選舉權的爭取和接受（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權利／力。此時的婦運工作者也致力於排除造成種族歧視主義（racism）的性別隔離制度（segregation）。

第二波美國婦運的種子上個世紀初就已然埋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和全球性經濟大恐慌的醞釀，在二戰之後發出嫩芽。隨著 1950 和 1960 年代的社會動員，婦女運動者藉由反越戰（和平運動）、黑人民權和大學改革等運動與反文化（the counter culture）和性解放（the sex liberation）結合，風起雲湧地推出了性別平等（gender equity）的訴求，並且寫下了轟轟烈烈的歷史。

美國的婦女運動在全世界都掀起狂濤巨浪，不但形成了普遍批判性別歧視的全球風潮，同時也在所有人類社會激發了由性別思考所延伸出來的社會改革企圖。在眾多性別革命發展的成果中，最重要且直

致謝辭：感謝畢恆達、方剛和兩位評審教授對本文不同階段初稿所提供的寶貴建議。文責由作者自負。

接的衝擊之一，就是造成「男性研究」此一學術領域的現身／問世。

在 1996 年底出版的文章〈男性研究：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中我界定和介紹男性研究、說明起源與闡釋它和婦女研究的關係、討論男性研究的特色並佐以三個領域的例子、相關研究的描繪和對此一新興領域發展前景的評估。

自 1996 年迄今已歷經十年。除了全世界都增加了許多從事男性研究的學術人口、研究成果、討論會、理論和相關資料之外，社會中人們對於性別相關的理解和論述都有顯著的改變。在一個世紀之交的關頭回顧，也許性別革命的成就，遠比它所經歷時間長度的內容要豐富許多。

這篇文章以文獻收集和內容分析的方式，將部分中英文的男性研究歸類和討論。平心而論，任何攸關性別的討論（依我看來）其實只是在說明「男性氣概」（masculinities）和「女性特質」（feminities）的各種思考。儘管如此，任何一個人（或一篇文章）不可能窮盡任何一個領域的討論——包括理論、假說、概念和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只能被當成是個「舉例說明」的初步探討。

基於上述原因，我只在本研究中討論男性氣概的建構與男性經驗的關係、男性女性主義、做「女人」的事、性取向少數與性別平等，和男性研究／運動的意義及內涵等五個領域。進一步而言，我嘗試在歸類分析的過程中，能夠觸及「男性研究」中相關的概念、命題和一般性的理論探討，以便讀者全面瞭解這個年輕而且多采多姿的研究課題。

二、身為男性與男性氣概

在女性主義思潮的洗禮下，人們對於性別相關的討論已經有了一些約定俗成的看法。在早期的探討中，學者區分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性屬，gender）和性取向／性偏好（sexuality），就是其中最基本的概念。性或生理性別通常指涉一個人在生理／生物／解剖學上的性特徵。因此就「身為男性」一事而言，往往是由具有男性生殖器官（如陰莖、睪丸、攝護腺、陰囊等）的人所標示。

但在二十世紀結束之際，具有本質和生物決定論的生理性別開始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意義。社會開始注意到許多有（與生俱來）雙重性器官的人、做變性手術的人，或具有不同於生理性別（但不至於強烈到實施手術）認同的人形成了多元的「跨性別」（transgender）人口。

這個發展，使得 sex 此一字眼，不再像以往被當作是不可（不易）改變、與生俱來且生物決定的。事實上，變性慾的探討徹底推翻了生理性別是天生且不可改變的傳統說法。因此由性徵確定某人「身為男性」的事實、並將他歸類為「男性」的作法已經遭遇相當的挑戰。

至於在男性氣概上，不論是抽象的「理性」、「勇敢」、「攻擊性」，或者具體的「短髮」、「強壯」、「鬍鬚」等也均非天生形成。因此男性氣概特性及其形成，往往是由（特別是）社會學家所宣稱的「後天建構」所造成。在這裡，我們的討論集中在「性別」此一概念是否為天生、自然而然、不能／易改變或「性別」其實與生理特徵無關，它反而是後天的、社會化的和建構的結果。

就男性氣概的形塑與身為男性的經驗而言，英語的文獻中有許多不同面向的討論。早期有 Stoller and Herdt（1982: 29-59），Carrigan,

Connell and Lee (1985: 551-603), Farrell (1986), Brod (1987), Kaufman (1987), Connell (1987), Chapman and Rutherford (1988), Brittan (1989), Seidler (1989), Bly (1990), Hearn and Morgan (1990), Gilmore (1990) 等人的著作。

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多是從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和人文學（如人類學、歷史學、文學和哲學）描述並分析男性氣概的體認，界定它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形塑方式和過程，以及它對於當事（男）人及社會的衝擊。在其中，男人既無法全然擺脫生物學上的影響，但文化和歷史情境的因素也不能全然讓（所有）人滿意於「男性氣概」全然係由社會建構所決定的說法。

除了一般性針對男性氣概的引介之外，此時也有些延伸男性氣概與社會其他機制相關連的探討。Kimmel 和 Messner 所合編的書 *Men's Lives* (1989) 詳細描繪了男人們的日常生活；Cornwall 和 Lindisfarne 的 *Dislocating Masculinity* (1994) 以比較民族誌的方式介紹歐洲、南美和非洲非典型男性氣概男子的遭遇；Rutherford (1992) 則挑選了一個相當普遍的男性現象——緘默，來分析離家、性政治、語言、懷鄉、暴力和男性認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近十年的研究中，也有將男性氣概從傳統的異性戀性取向轉移的探討 (Morris, 1997)，雄性暴力的多面向——從學習、內化到各個面向的施展 (Bowker, 1998)，基於欠缺認識論及跨學科剖析的傳統探討批判 (Petersen, 1998) 等。整體而言，男性氣概本身可說是從「什麼是」(what)、「如何建構」(how) 到異質、多元、非本質和後現代（去中心和漂流或者不固著）的再現和其過程探討。

在中文的文獻中，一直到本世紀初才看到男性研究的成果出現。在一篇評論性別研究新視野的文章中，黃淑玲宣稱本土男性研究探討

的題材涵蓋了男性情慾、嫖妓、父職經驗、兵役、不孕症、媒體中男性形象、性侵害加害人以及在女性為主的職業中的男性，如國小老師與男護士等（2004: 117）。雖然上述主題都可被視為與男性氣概息息相關，但針對男性氣概本身而言，最接近的可能只有黃淑玲前一年所發表的研究（2003: 73-132）。

整體而言，相對於蓬勃發展並有許多研究成果和豐富理論思考的女性主義，男性研究的理論才正處於發軔／草創的階段。不論是本地或世界，男性研究都極需藉由和不同女性主義對話和爭辯，一方面替男性研究奠基，另一方面也為男性研究的發展尋覓紮根的本土理論。

三、男性女性主義

婦女運動者對於人類社會做了許多挑戰。她們在平等權上的要求迫使人們常去思考（和討論）兩性之間差別的意義和展現面向。但在多年研究的累積之下，卻也發現了性別探討的複雜性和困難度。我認為（王雅各，2003: 45）在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性別革命之後，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就人類的差異而言，性別——尤其是生理性別——不應該被視為／當成一個區分的標準」、「以社會性別而言，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性別（因此性別的區分是沒意義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有交互作用和影響的關係，因此人的性別——包括生理和社會——並非單一因素所決定」，「儘管女性和男性有著生物／生理學上的不同／差異，但不能有社會上的不平等」，「女性主義反抗父權，而父權體制並非僅有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前面的敘述，清楚說明了女性主義的目標是要挑戰及推翻父權以建立性別平等的社會，但什麼是父權，它又是由何人所組成的呢？表

面上看來——特別就生物學的角度——人類社會有兩種人：女人和男人。但由女人所發起的抗爭是否針對所有的男人，且是否父權體制僅由男人所構成？

這個問題，明顯地牽涉到「認同」相關的討論。同時性別認同也可以細分成「女男是否不同」、「是否所有女性（或男性）皆相同」，以及「女男之別有何意義」。顯而易見的，針對以上的論題，我們事實上無法／也不被允許將女性主義／反父權化約為「女性反對／抗男性」——果若如此，則兩者均（在邏輯上）被視為一均／同質和亙古不變的整體。進一步而言，我們在談女男之別時，應該同時體認到兩者之間的不同，和眾多女性（以及男性）之間所存在的諸如性取向、階級、年齡、種族、族群、宗教信仰等的差異。

父權「不僅僅是男人基於其優勢地位對女人所進行的各種迫害，（父權）同時也意味著其他分類方式中強者對弱者的支配」（王雅各，1999a: 268）。事實上人類社會有許多不同形式的壓迫，多數種族對於弱勢族裔、異性戀對於其他性取向、菁英（及中產）階級與勞工和貧窮階級、主流宗教和異教等之間都形成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因此，激進女性主義所宣示的，並非僅是「一個」反男性壓迫女性的社會，而是以反性別歧視為主，也同時反對所有壓迫形式的理念／想。就這一點而言，性別的根本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具體地說，在所有人類社會中隨時都有著「女人壓迫女人」、「女人壓迫男人」、「男人壓迫女人」和「男人壓迫男人」的例子。將打倒父權侷限在「女人反抗男人」儘管沒錯，但卻也錯失了其他壓迫形式的解除。事實上在許多真實的案例中，不同壓迫形式與性別往往交錯貫穿。同樣有趣的是，絕大多數的人並非絕對的「純壓迫者」或「受壓迫者」，而是同時站在不同面向的兩者之上的。

延續以上的脈絡，我們就可進入「女性主義者」的討論。如果具有性別意識的人就可被稱為是「女性主義者」，那麼「男人」——生理上的——可否被稱為「女性主義者」，或者「男人可不可能有性別意識？」這個被英語文獻熾熱討論的話題有幾個不同的說法。絕大多數的女性主義者認為男人可以傾向／支持／贊同女性主義的理念／想，但男人不可能「成為女性主義者」。這個立場通常被稱為是「立場論」。

也有少數學者認為既然性別意識是決定因素，而且性別意識也非天生、自然而然的，因此，男性也有機會產生（訓練、培養）女性主義／性別意識以成為不折不扣的「女性主義者」。

以中文的文獻來說，探討男人性別意識的研究大約只有兩篇。王雅各在 1998 年時完成的〈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社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以田野工作探討婦女解放運動是否對校園中運動型學生社團的男性產生影響。研究的最主要發現是，表面上看起來是自然而然的「激進校園社團較少有女學生的參與，是因為女生不適合（不喜歡、不能夠從事）政治性社團」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建構的結果。在運動型學生社團中，因男學生的性別盲（gender blind）和以男性為中心之做法的主導下，造就了一個不利於女性參與的環境。

畢恆達則在 2003 年發表於應用心理研究的〈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中以訪談法探討了 19 位參與性別課程與活動的男性。研究試圖瞭解：父權社會中男性如何從關心性別議題進而形成性別意識。研究發現男性性別意識形成主要的根源分別是：1. 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2. 女性的受歧視與受壓迫經驗，3. 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然而受壓迫的處境必須要有女性主義論述來解讀。至於男人是否持續參與性別論述與運動，則是針對：1. 男性／個人利益，2. 關係利益，

3. 政治利益，這幾種利害關係權衡的結果。這七個面向，並沒有一種固定的線性關係，而是彼此相互影響。性別意識形成歷程就在此互動關係下不斷進展，永無休止。

四、做女人的工作

在男性研究的版圖中，從事女人的工作是相當重要且面積很大的領域。所謂從事女人的工作是女性主義學者，發現社會中往往將性別與工作連結，使它們產生很難磨滅而高度性別刻板印象。首先人們劃分公領域和私領域，接著定義相對應的女性氣質和男性氣概，然後分別找出相對應的勞動，最終就形成了「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

嚴格說來，最先女人是沒有「工作」的。因為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氣質不適合在公領域活動，女人的角色和地位就完全由她在私領域（家庭之中）的（通常是和男人的）人際關係所決定。在古代的歷史上，女人往往是男人的「祖母」、「母親」、「妻」、「姊妹」、「女兒」和「孫女」等等。相對而言，「養家活口」、「負擔家計」的「工作」就被視為是「男人的事」。這種性別分工的安排（男主外、女主內）在施行了數千年之後，才在上個世紀被大規模和深刻地挑戰。

第二波婦運的開始，是肇始於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婦女大量就業、進入勞動市場，此舉打破了職場性別隔離，這也是近百年來世界婦運風潮為何由美國開始的原因。儘管戰後有些婦女回歸家庭，但繼續工作的女性卻也因為職場的性別歧視而充滿挫折。學者提出了「人力資本論」和「雙元勞動市場」等理論架構以解釋勞動市場中的性別不平等，但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來在工作場所中的性別歧視，並沒有

太多的改善。

研究發現，女性的工作多半集中在次級勞動市場，且在待遇和成就感等部分遠不如男性。有些進入「男性工作」領域的女性（術語稱為「跨越性別的工作」〔gender crossing work〕）在薪資、考績、升遷、福利和自我實現等指標上都遠不如男性，1978年Rosenbeth Moss-Kanter的名著*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就對此有深入詳細的論述。

簡單的說，女性主義者在女人跨越性別的工作研究中指出，女人往往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得到（或維持住）「男人的工作」，而她們卻也不斷地因為工作和性別的矛盾性而遭遇（主要是人際關係上的）困難。許多男性行業中的女性是樣版，且在工作的後果（如酬勞）上遠遜於男性。

在男性進入「女性工作」的研究中，人們發現不似相對應的起因，男人多半是「被迫」、「淪落」到「女性工作」的。即使他們在工作中有較好的待遇、容易升遷（和得到尊敬），甚至在評量和發展性上，他們的境遇都比女性同事要好。若不然，他們就會把工作當跳板，在平均兩到三年的時間後回到社會所認可的「男性的工作」——這個過程，學者稱之為「旋轉門」（the revolving door）。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清楚的看出「跨越性別的工作」有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同時也是不平等的。就以同工不同酬、職場中的性騷擾、和福利上的差別待遇等現象，在一方面可以說明在同樣工作中女性所處的弱／劣勢。另一方面，以條件較差的女性工作而言，男性在其中就會得到較佳的待遇、優勢的位置和有更好發展的前景。

在英語的文獻中，1993年出現了兩本很重要的書。由C. L. Williams所編輯的書*Doing Women's Work: Men in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從書名就清楚的顯示了她的意圖。這本書由第一章的概論，介紹在工作上跨越性別的意義以及由性別討論所得到的有關性別隔離的理解。接著，有四章從進入、待遇、趨勢、離開等面向討論男人的「跨越性別」。再來則是一章的跨文化比較和四個不同的案例：小學老師、祕書、看護、和脫衣舞男的描繪。

同一年，J. C. Hood 也編了 *Men, Work, and Family* 一書以探討男性、工作和家庭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本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談論父親角色和「負擔家計」（「養家活口」）間的關係。作者們剖析了父親角色在扶養面向的表現和經濟能力，從大都會地區（芝加哥市）研究所得的洞見，日本、墨西哥和美國父親的跨國比較等。

第二個部分主要探索由社會變遷所導致（主要是男人們從原先僅需專注於工作轉變為也要參與家庭事物）的角色重新分配和調整。內容涵蓋了青少年男女的家務從事態度、種族和族群的差異比較、雙生涯家庭的困境和它們的解決方案等。第三部分則由家庭支持政策的社會福利是否也適用於男性、瑞典在顛覆男女性別角色上的創新嘗試，和有別於傳統連結家庭和工作的兩個模型探討等三章所構成。

除了這兩本專著之外，近十年也有文獻探討了西方社會裡男性在「跨越性別工作」、負擔家計與家庭事物參與、父職角色變化和與女性之間（包括在家庭中的性別分工）角色地位的改變，以及一些跨文化的比較（Bertoia and Drakich, 1995: 230-254; Drew, Emerek, and Mahoon, 1998; Blankenhorn, 1995; Brughes, Clarke and Cronin, 1997; Daniels, 1998; Siim, 2000; Willrich, 2000: 460-489）。

男人除了在公領域（工作）中有做「女人的」現象之外，私領域中也有。私領域中「做女人的事」就是父職（fathering）與父性（fatherhood）的探討。傳統上「照顧」被當成是女性——最主要的是

「母親」——的工作。因此，在家務的從事和照顧家人上多／都由女人進行。男性研究興起後，男性在家中對於家事和照顧工作的參與，也成為許多研究的重點。其中男人—父親在對孩童的照顧上，就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領域。

除了本節上半部在結尾時所提到的部分文獻之外，父職與父性的研究也有從許多面向所做的探討（Sharpe, 1994; Barker, 1994; Marsiglio, 1995; Lupton and Barclay, 1997; Hawkins and Pollahite, 1997; Balbus, 1998; Hobson, 2002 和 Leverenz, 2003）。上述及許多散布在各種學科和性別研究期刊上的論文，就有對於父職與父性全面的多重探討。

五、性少數與性別平等

性少數的討論與性取向密切相關。不論何種性取向都包含男女兩性，性取向也因而與性別相關。一般而言，社會視異性戀為多數且正常，因此不同於異性戀的性取向如同性戀、雙性戀、扮裝癖、變性慾、性倒錯、戀物癖、施受虐（愉虐）便被視為性取向少數（sexual minorities）或「變態」（perversion）。

明顯的是，異性戀者與所有非異性戀者，形成一種壓迫的權力關係。由於社會中大多數的人為異性戀，且大抵上，人的繁衍在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家庭中才被視為合法。因此，所有性取向少數被迫隱藏其癖好——俗稱「入暗櫃」——以避免輿論和其他方式的懲罰。長期以來，各種社會制度（宗教團體、私人企業、國家機器、教育組織等）與異性戀沙文主義（heterosexual chauvinism）所形成的強迫異性戀主義（compulsory heterosexism）對於性取向少數造成了極大的傷

害。

性偏好少數人權的爭取肇始於第一、二波的美國婦女運動。由於許多廁身美國婦運的女人是女同性戀，因此她們在其中親身體認了性取向歧視的嚴重性以及女人之間的異質性，最後終究離開了婦女運動並發起了追求性偏好平等（包括性解放在內）。這個趨勢也激勵了男同性戀人士，並在 1969 年由「石牆事件」揭開了近代同性戀人權運動的序幕。

就男性研究的角度而言，性取向少數男性的性權和人權是他們和性革命與婦女運動的交集。儘管生理男性在性別——尤其是生理性別——的面向上站在有利的位置，但在許多時候這個優勢非但無法在性取向歧視上被維持，甚且有可能成為受害最深的族群（納粹就曾殺害大量的同性戀者）。

在試圖挑戰性別歧視的父權體制時，女性主義者的努力有相當部分在於追求透過教育體制的改造，甚至是形成中央級的正式機構。以臺灣的情形而言，教育部在 1997 年 3 月 7 日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並在 2000 年時更名為「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進一步追求性取向的平等。¹

在名稱上，自 1990 年代開始有人以酷兒（queer）來統稱性取向少數。這個趨勢就像是男同性戀從 fag（got）、male homosexual 到 gay 的轉變，以及女同性戀由 dyke 到 lesbian 一般。雖然年紀比較大

1 一般而言，主張以性別代替兩性的人有的是覺得人並非只有「兩種」性別，但在「性屬」——社會性別（gender）中已有此種意義（而且「生理性別」本來就和「社會性別」不同，見王雅各，1999b: 6）。另一種人則是將性取向（sexuality）加入性別之中而宣稱人並非只有兩性（即異性戀），而是多元並存。這種觀點往往是以性／別的方式作為表達。詳細的說明請參考王雅各（2003b）。

（約現年 45 歲以上）的性偏好少數——尤其是同性戀——非常不喜歡 queer 原來所具有的「變態」、「畸型」、「怪胎」、或「不正常」的意義，但歷經近 20 年，queer 此一字眼已然轉換其原有的負面意義，而成為包含了「所有性取向少數以及對性取向少數友善的異性戀人士」了。

無論如何，社會通常將有別於異性戀的人同質化並以同性戀為她們的代表。而在這個領域的探討中，也累積了許多的研究成果，Connell（1995）、Mosse（1996）以及前面有提到過的 Morris（1997）都有在論著中探討男同性戀。Connell 的書（主要是第六章）在研究同性戀對形式男性氣概的衝擊；Mosse 則以歷史學的角度說明在歐洲於近代所形成的男子氣概，包括了德國文化對於美洲男性在男子氣概上的影響；而身兼治療師角色的 Morris 則倡言更平衡的性別角色與納入同性戀考量，以培養一個更健康男性性偏好的方法。

除了上述三人之外，又有許多不同的跨學科學者從認同、社群、治療、後天免疫功能不足症候群（AIDS）、抗爭策略、文化、再現、美學等各方面做不同的探討，如 Fuss（1991）、Frosh（1994）、Edwards（1994）、Creekmur and Doty（1995）、Horne and Lewis（1996）、Escoffier（1997）、Tierney（1997）、Blasius and Phelan（1998）、Gross and Woods（1999）、Eng（2001）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同志人權運動的開展，在新世紀中有了醒目和重要的成果。在最近出版的文獻中，「暗櫃」或「出櫃」的討論被視為是「不成問題」或者和以往相較「有截然不同意義」的（Engel, 2001; Seidman, 2002）。

這些發展中的新趨勢，不僅在我的田野中一再出現，也明確地顯示在中文男性同志研究的文獻裡，如朱偉誠（2000: 1-25）、畢恆達、

吳昱廷（2000: 121-147）、紀大偉（2002）、以及 2003 年 5 月所出版的女學學誌第 15 期「同志研究」專輯。總之，性取向歧視大可被視為是性別歧視的一個延伸。以同性戀為例，恐懼同性戀（homophobic）的異性戀人相信「同性相斥、異性相吸」，但同性戀本身卻違反此一原則。又由於同志族群中某些人偏好的壹號、零號（在男同志中）以及 T、婆（女同志），使得不具性取向平等意識的異性戀者視同性戀如（強勢的）男性歧視弱勢的女性一般。因此，男性研究也像女性主義者的目標一樣，要追求性取向少數的性別平等。

六、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

簡單的說，男性研究和男性運動都是針對婦女解放運動所做的反應。婦女運動是針對社會中性別不平等現象所做的挑戰，目的在於改善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處境，同時也要求女性在再現中形象的轉化。在此定義下對參與婦運的女人而言，政治動員的追求是一群個人試圖改變自我、他人和社會的持續性過程。

基於以上的特性，一般男人對於婦女運動和性別意識的倡導是相當疑慮和猜忌的。因此「男性研究」就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的說，在 1960 年代的世界婦女解放運動風潮出現之前，所有人類的知識構建都是男性研究。在父權的認識論中，被研究的客體和從事研究的主體都是「男人」。不論在修辭、思考和論述中以男性為主的偏見漫天蓋地。同時，研究者也不自覺地以男性經驗為所有人的代表。²

2 熟悉英語的人都知道，在女性主義的批判和指摘之前，學界長期極自然的以 man 代替 human kind, mankind 和 human beings ——就是以「男人」作為「人類」的代稱。

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即使被探討的對象是「女性」，她也是透過男性目光下所展現出來的「她者」。在主流和正統的科學研究中，「性別」被安排成為一個名義的和互斥的二選一「變項」，是最典型的這類知識論代表。

狹義的「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婦運風潮後所興起的一種「反應（動）」。在此反應之中，有些人（男性的研究者）宣稱是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和洗禮後「覺醒」，因而試圖藉由自己的資源立場和善意以求更深刻、廣泛地瞭解「壓迫者」（和自己）進而推動兩性平等。但事實上也有許多人（男性的研究者）是在並不十分瞭解女性主義的情況下，誤打誤撞地進入一個極具動力和爆炸性的「邊緣地帶」的。除了這兩類之外，跟風潮、趕時髦和試圖藉「男性研究」來對抗（counter）「婦女研究」的人也構成了部分從事「男性研究」的學術人口。

1990 年美國的 Clatterbaugh 出版了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中譯本在 2003 年由女書文化出版），也許是首次對於男性運動做系統性分類的嘗試。作者將當時美國有關男性氣概和運動的類型分成八種，分別是

1. 保守的：認為傳統經得起考驗，男主外女主內是天經地義的，若偏離傳統則會招致混亂與危機，持反對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立場。
2. 擁女主義的：認為傳統男性氣概乃社會建構而成，企求揚棄父權行為挑戰男人的制度性優勢，追求更為完整的人格發展，與女性主義陣營保有友善合作的關係。
3. 男權的：否認男人位居性別結構的優勢，甚至認為男人才是性別歧視的真正受害者。
4. 神話創作的：鼓勵男人釋放情感，學習部落男人成長儀式並從中尋回失落的男性氣概，但是並無關女性所受到的壓迫。
5. 社會主義的：認為男性氣概植基於由經濟

所決定的階級結構，所以只有當階級權力結構翻轉之後，男性氣概才可能有所改變。6. 男同志的：挑戰傳統性別角色追求男性氣概的另種可能，並對於傳統男性氣概建構中的同性戀恐懼症加以批判。7. 非裔美人的：挑戰傳統男性氣概中的種族歧視。8. 福音派：乃宗教的保守主義者，強調服膺聖經的指示、性的純潔及女人的從屬地位。

Clatterbaugh 在書中分析這些不同運動型式對西方社會——特別是女性主義的挑戰——以及批判的回應，並評估它們對男性在男性氣概和日常生活上所帶來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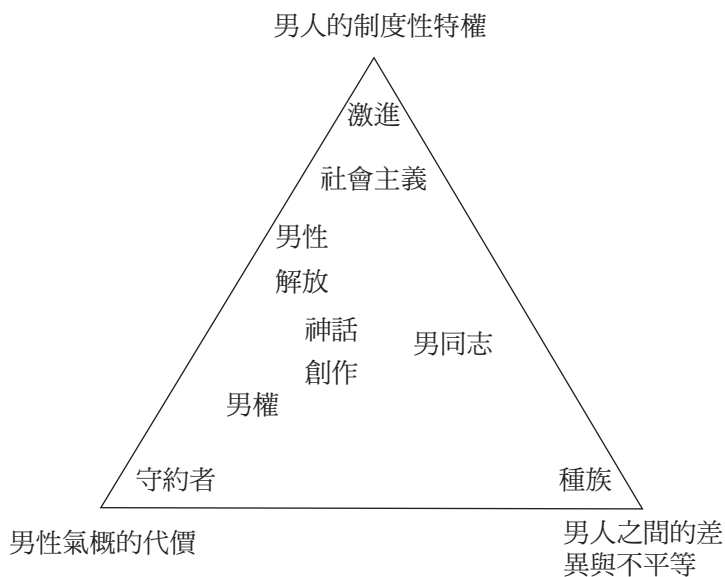
事實上早在 Clatterbaugh 的書問世前六年就有關於「婦運中的男性」(men in feminisim) 的熾熱討論。部分結果出現在由 Alice Jardine 和 Paul Smith 所編輯的書 (1987)，書名就是 *Men in Feminism*。雖然這本書談的是男人在婦女運動中的林林總總，但終極而言，這些參與婦運的男性的確也和各種男性運動有密切關係。

1992 年 David Potter 編輯了另一本 *Between Men and Feminism* 的書。投稿的人除了學者之外，也包括了詩人、教育研究者，以及男性成長團體的成員。這本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書，內容從男性運動的空間創造（和拓展）到探討男性彼此的差異，以及他們和女性主義的關係。特別由 Martin Humphries 所寫的文章——一位男同志對於男性運動的省思——格外發人深省。

社會學家 M. A. Messner 在 1997 年出版了一本專門談論男性氣概的政治意涵及其與男性運動的專書。他在書中也提到了和 Clatterbaugh 極為類似的八種運動，分別是神密（密教）、福音守約、男性解放、男性權利、激進、社會主義、男同性戀和種族動員等。

Messner 認為任何對男性氣概的探討都必須同時考量男人的制度性特權、為男性氣概所付出的代價，以及男性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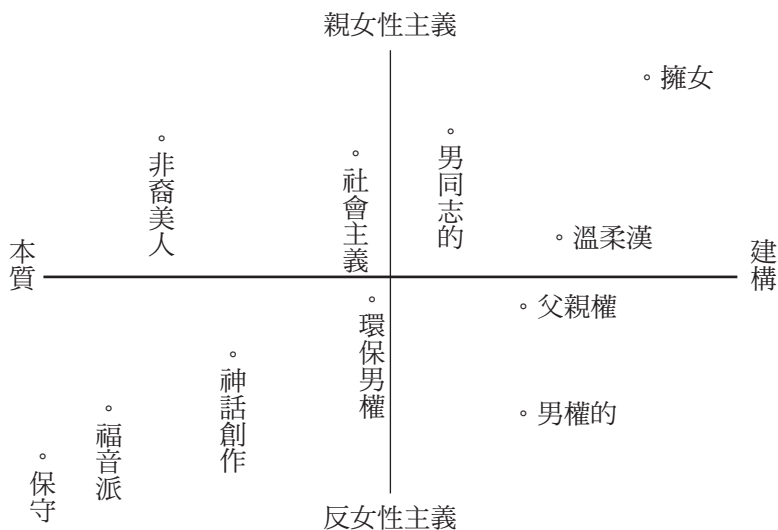
的三個因素。前述八種男性運動就可以根據他們與此三因子的關係（凸顯、強調、放在背景、漠視）置放在以此三因子為三角形頂點的男性氣概政治領域裡（如下圖）。基本上，三角形下方比較強調男性利益，男人希望藉由組織來獲取對於生活的控制權力。而三角形的上方則強調如何消解男人對於女人的制度性特權。Messner 部分同意 Connell 的觀點，認為很難有一個整合的男性運動／團體，但是強調不同的運動／團體（對性、性傾向、種族、階級、宗教信仰等有不同的關照）之間，應該要加強彼此的政治合作，例如多元種族女性主義（multiracial feminism）就提供男人一個好的學習模範。如圖一所示。



圖一 引自畢恆達（2003d：4-5）

我認為針對男性研究和男性運動的理解企圖可以回歸到它和婦女

運動／研究以及性別的多重面向關聯性的探討。不僅因為男性研究是針對婦女運動所形成的反應（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持續不斷地和女性主義思潮互動和對話，因此眾多女性主義思辨的議題和概念，也可以應用在男性研究的討論中。若以本質論——建構論的光譜為橫軸，又以親女性主義的（pro-feminist，又稱擁女主義）和反女性主義的連續體做為縱軸，再將前述的各種男性運動列入圖中，則可更清楚地顯示它們的特性。如圖二所示。



圖二

事實上，除了上述 Clatterbaugh 所列的運動之外，如在歐洲（如英國）或臺灣的如父親權、環保男權和「溫柔漢」等運動也可在本圖中找到恰當的位置。除了上述的專書之外，也有其他規模大小不同、關懷面向迥異的文章或專書如 Harding（1992）、Kimmel and

Mosmiller (1992)、Messner (1993: 723-737)、Hagan (1992)、Kaufman (1993) 等人的研究探討男性研究與男性運動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在台灣學界中，男性研究的蹤跡出現的非常晚。有極少數的大眾文化、媒體論述在世紀末出現：1989 年的《赤子》雜誌、1993 年自立早報的「新男性」專題、1996 年《騷動》雜誌創刊號的「新男性論述與新好男人」專題。學術性的言說包括了王雅各 (1998: 245-77)、Harding (1997: 76-80)、畢恆達 (2000a: 50-5; 2000b: 125-32; 2002: 105-27) 等。我們期待更多的學者加入此一重要的領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學界的比較習慣在於從社會文化的面向解讀／探究性別議題。但在不同機制下所衝擊／模塑的社會觀點，往往有其心理面向——尤其是人際關係（包括人我和己我）——的意義。在這一點上，本地心理學家的論述（楊國樞，1993: 6-88；楊中芳，1991；李美枝，1996: 114-174；葉紹國，1996: 264-311）不僅可以凸顯台灣社會的特色，同時也能補充西方探討的完整性。因此在國內外對於此一領域的論述可讓性別—男性的思考更加全面和細膩。

七、臺灣男性研究現象裡的重要議題

相較於西方，台灣在男性研究的起步上是更晚近的。學術界的共識是，組織化台灣婦運的起始點在於 1982 年春「婦女新知雜誌社」的成立，攸關性別—婦女研究的問世則是由國立台灣大學在 1985 年奠基的「婦女研究室」所標示。

婦女運動和婦女（性別）研究有許多錯綜複雜的互動，而兩者之

間的愛恨情仇，也成了形構台灣婦運初始 15 年的重要題材和內容。在這一段時間，兩者主要的對象是父權社會，雖有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時間男性絕少成為婦運或婦研的話題。可以說此階段男性是缺席和「存而不論」的。

在近二十世紀末時，由於婦運的成熟和異質化，不僅女性本身之間的差異性成為女人之間的熾熱話題，男性的相關討論也在一系列的社會事件³中自然出櫃，成為性別論述中一個重要的相關環節。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前提下，台灣的男性研究是真正的「萌生」（emerging）狀態。主流的學術界並不真正關心中性別及其相關議題的全面／深入探討。在許多例行性的普／調查中，性別向度通常是聊備一格。就算在某些量化取向的研究（和資料庫）中，性別往往也只有名義、頻次和比例的存在而非脈絡化、歷史、情境性和意義展現。

儘管身處於惡劣的學術環境，但台灣的男性研究領域卻也在十年之中，累積了部分的成果。本節的後半部會談到不利於男性研究的四個普遍性負面因素，此處要先簡要介紹本土在男性研究中所成就的主題案例和研究成果。

在台灣所問世的中文男性研究中，有一大部分集中在翻譯西方（主要是英文）男性研究相關的論述上。由於數量太大，因此我不在此詳列這些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領域之中，大多數是新聞、傳播、通俗心理、文化、文學、藝術、和親密關係等商業意味濃厚的大眾化類型，而較少有學術性的系統化探討。

第二個本土男性研究的重鎮是學位論文。由於具性別意識的老師

3 1995 至 1998 年之間至少有女學會的婦女處境白皮書的問世，第一次總統直選，白曉燕案、劉邦友、彭婉如三大案，女人參政和投票爭議，婦女保障名額的討論，父權條款釋憲案，以及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等性別相關事件。

遍佈許多學校和科系，因此，也會吸引某些學生開始關心和甚至選擇男性研究做為學位論文的題材。還有一個制度化的誘因是台灣大學的婦女研究室和教育部的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等公部門機構，長期以來都有贊助（和獎勵）性別研究的學位論文。

2000 年後台灣陸續成立了四個性別相關的研究所，分別是樹德科技大學的人類性學研究所、高雄師範大學的性別教育研究所，世新大學的性別研究所以及高雄醫學大學的性別研究所，在這些專注於性別的研究所和少數一般性的社會科學（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和人文學（如文學、歷史、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的研究所中，也有少數男性研究的蹤跡。

第三個男性研究的文本來源，是台灣社會中不同領域的「名流」（celebrities）以現身說法、鼓吹、社會服務或謀利等方式所產製而成。此一部分的文本常與第一類的通俗論述合流，從而形成台灣社會裡常民對於性別現象中男性的轉變和遭遇的一般性理解。

最後一項則是學術工作者，在研究和教學中所從事的男性研究學術性探討，雖說台灣也有些關心性別的學者，但這個領域始終是「陰盛陽衰」的（包括男性研究在內）。因此，以現況而言，關心並從事男性一性別研究的生理女性學者，幾乎在數量上不下於生理男性。這也是男性研究有別於西方社會的台灣特色。

以本文分類方式而言，前述的五個項目都有台灣男性研究的成果，在此我以舉例的方式做個簡單的介紹。在男性氣概的建構與男性經驗的關係上有楊明敏（1994；2002）；秦光輝（1997）；裴學儒（2001）；畢恆達（2003a: 51-84）；朱蘭慧（2003: 85-119）；張天韻（2003: 157-186）；和陳若璋（2003: 223-247）等。

男性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很少，除了騷動創刊號中的專題討論之

外，似乎只有李貞德在同年編的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第 41 期，畢恆達（2003a: 51-48；2003b: 97-103）；和王雅各（1998: 245-277）。做女人的工作上，有賴爾柔、黃馨慧（1996: 10-18）；楊政議（1998）；葉明昇（1999）；陳兆慶（2001）；徐宗國（2001: 163-209）；陳佑任（2003: 121-156）；和張志堯（2003: 187-221）。

父職與父性的討論可能是臺灣男性研究中內容最豐富的領域。包括了通俗文化和文學描述的文本如江兒（1998）；陳正益（2002）；傅伯寧（2003），及洪文龍（2004: 108-113），和學術探討的賴爾柔、黃馨慧（1996: 10-18）；王行（1997: 47-78）；莫藜藜（1997: 117-156）；林靜雯（1999）；李芳如（2001）；王舒芸（2003）；張志堯（2003: 187-221）。

性取向少數和性別平等導向的男性研究是另一個男性研究成果的大宗。伴隨著同志平權運動在 1990 年代初期的勃興，同志研究成為二十世紀末在臺灣的顯學。一些和男性氣概相關的男同性戀研究包括了李幼新（1994）；廖國寶（1997）；吳瑞元（1998）；鍾道詮（1998）；賴正哲（1998）；吳佳原（1998）；王明智（2000）；裴學儒（2001）；王翊涵（2002）；洪文龍（2003: 124-9）；和畢恆達（2003c: 37-78）。

男性運動的文獻也在男性研究中有一席之地，雖然整體數量不多，但也有些成果如楊明敏（1994）；王雅各（1996: 1-6；1998: 245-277）；王行（1998）；王浩威（1998）；楊明磊（1998: 26-32；22-27）；畢恆達（2000a: 50-55；2000b；2003b: 97-103）。另外也有零星關於男性參與婦運及女性對男性運動的批判。

在上述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現有的男性研究因起步晚，社會的不重視和從事的人口少，而顯得並不豐富。不但在許多重要的

議題上，我們沒有量化的、實時性的大筆（和全國性）資料；甚至在許多重要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思考上都顯得相當不足。本土的原因固然阻礙了男性研究的推廣和蓬勃發展，但事實上以全球的眼光而言，也有些重要的因素是所有研究男性的學者所遭遇的共同難題。本節的剩餘篇幅，就針對這些議題做初步的討論。

在前面提到的現象裡，我們發現男性（或者包含了婦女研究在內的性別）研究始終都有些難解的問／議題。也許這些問題並沒有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答案，但在我們從事男性研究的時候依然必須把這些問題列入考量，至於是否永遠都把它們「存而不論」，則是每位學者在各種情境中作出的不同取捨。

依我看來，台灣性別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至少包括了 1. 本質論和建構論的爭議；2. 性別—性屬—性取向的錯綜關係；3. 性別與其他分類方式（如種族、階級和世代等）的優先順位性；4. 性別研究作為一個學門／科的矛盾性。當然不同的女性主義理論都直接（或間接）地以不同方式觸及上述的問題。以下我將提出我對這些議題的看法。

首先，我認為本質論和建構論的對立是一個虛假的命題。換種方式來說，性別的差異必然有它生物（基因、遺傳、血統、先天——不管妳怎麼稱呼它）和同時存在的環境（又以學習、教育、建構、後天等字眼出現）因素做為基礎。如果可以選擇，我不會去討論女性和男性在生理學上的差異——特別是它們所具有的優、劣等意義。

不同理論立場的人往往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說法，但我所認識的所有女性主義者——包括女性和男性的——沒有一個人會稱自己為「本質論者」（她／我們還常用這個字眼去抨擊和她／我們說法不同的人），但常常在我們談論，研究、分析或鼓吹我們的想法時，是用本質論的方式界定性別。

我猜測生理男性的人一方面幾乎都有相同的生理結構，但在結構內的化學成分（睪丸酮、雄性激素等）卻有差異。更重要的是每位生理男性在萌生、建立和培養「男性氣概」上是用很個別的方式完成的。因此當我們用具有普遍意義的「男性氣概」稱呼男性時，其實我們能夠證明的是這些人在生理／生物上的共同特徵——因此它必然是「本質論」的。若我們加入了其他分類方式（如階級、種族或性取向），那麼「男性氣概」的普遍性就消失了。

整體而言，性別的差異有三個不同的面向，透過本質的特性和中介的「再現」影響了每一位男性的建構方式（和內容），循環形成了「有別於『女性氣質』的異質性的『男性氣概』。」事實上，我們通常是在中間的「再現」層次上討論男、女性別問題。那既是高度個人化的表演行為，但又存在著世人所認定的男性生理結構基礎，和刻板印象中似乎所有男性皆具備的普遍特質。如圖三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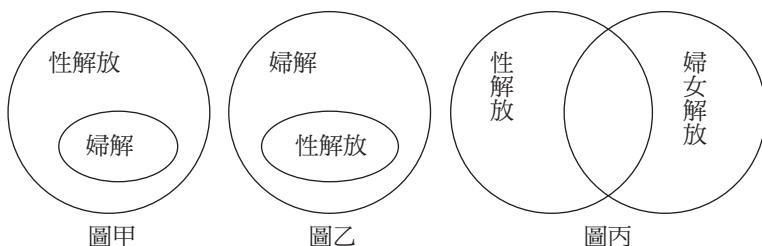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認為「本質」和「建構」的差異是流動、非固定（非「本質」的），並且它該被以一種當成是抗爭策略的方式來使用（在下一點中有更詳細的說明）。

其次，性別—性屬—性取向之間有很複雜的關係。不論東西方社會，在日常生活和學術文獻中，我們都可以發現從事婦女運動和性解放的是兩批人。一方面，女性主義者在大聲疾呼並努力追求性別平等的同時，並沒有考慮太多女人在「性人權」上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常人比較容易避諱——尤其在東方社會——大張旗鼓的談論「性」，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缺乏「性」相關的考量，並無法取代完整的「人權」論述。

從另一方面而言，從事性解放的運動者，很容易看到性取向少數的弱勢情況並要求改善。但在嚴重缺乏性別思考的前提下，往往讓原來在性上被壓迫的女性處於更危殆的情境中。以下將以一個實際的例子說明。

在臺灣的社會中，有學者極力主張女性情慾的開發。雖然這個說法／訴求必然有（在某種範圍之內）合理／合法化若干性取向少數（如女同性戀）的需求，但我始終擔心若無堅實「主體性」的培養，情慾開發只會讓女人成為男人更容易得到——只用來發洩男人性慾——的身體。長遠來講並無益於一般女性在完整人權上的追求。

至於反對女人情慾開發／解放的女性主義者，大多對性事避而不談，也似乎認為在女性得到解放之後就自然得到「性權」或「情慾權」了。這種觀點，是失之於天真和不切實際的。在下圖中，甲代表



情慾開放（性解放）的觀點，它宣稱性解放可導致（包含）婦女解放，乙認為婦女在爭取到生活中的平權之後，性權自然就在其中。丙則是我提出的想法，即兩者是有交集的不同運動，但彼此應當儘量結盟並擴大她們一起對社會的影響。

人的認同並非固著，而是相當多元的。雖然，我認為性別認同也許最重要，但這並不表示其他認同都附屬（或次於）性別認同。在許多時候，性別認同會既同時與種族、階級、性取向、世代、或宗教信仰等交錯貫穿，但又爭取地位的優先性。

上個世紀末，澳洲原住民的女性主義者，就非常痛苦的掙扎在是該先聯合原住民男性以追求種族平等（反種族歧視主義）或應先和白女人結盟以求性別的平等。同樣的難題也出現在美國黑人女性在抗爭時的思考和行動。

基於認同的多元性和難度，有些女性主義者主張將二元對立的本質—建構論做為一個抗爭的策略和手段（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非本質化的定義」）。譬如說，女同性戀青少年可以主張表示她生來就如此（應用本質論的觀點）以逃避規訓／訓和懲罰，但在面對教育體制時以恰當的建構論說辭來爭取最大的生存／發聲空間。

男性研究既是婦女研究發展及性別意識成長後的一個反應，但同時兩者也共同構成了性別研究的全貌；因而在最高的層次上，男性研究有沒有資格自成一個學科／門也成了學者討論的話題。我在一篇探討婦女研究對社會學影響的文章中提到，由於婦女研究具有一、受婦女解放運動的思想和行動所激發；二、主張婦女自覺因而批判男流的科學觀，使得一般習慣於傳統理論建構的人恐慌，又加上婦女研究的短暫歷史和異質性，也造成了「男性研究」的出現。

在討論婦女研究的衝擊時，Wallace（1989: 11-17）指出女性主義

者對社會學理論有四項貢獻：1. 對既有理論的批判和評估，2. 新概念和議題的發現，3. 跨科際整合的連結，4. 一個新典範的創造。依此看來，男性研究與加上婦女研究的性別研究亦有其贊成和反對的理由。不論採取何種立場，男性研究的學者，都必須努力和上述的四個問題角力、掙扎。雖然，我們看來沒有答案，但努力的追求必然更有助於我們全面且深入地理解男性和性別。

九、結語

人類歷史的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好像才在發現性別時露出曙光。儘管過去階級和種族意識的問世大大地豐富學術——特別是社會學——的版圖，但直到性別革命的現身才真正寫下歷史嶄新的一頁。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性別革命發生的最晚，卻是最能和所有人類分類方式合併討論的主要課題。

社會學家說十九世紀是階級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種族的世紀，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只有性別的問題。身為一位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我的確同意這個說法。更重要的是在融合了男性研究和婦女研究之後，我們才可能擁有完整的性別研究。人的社會充斥著性別，而攸關性別的思考也決定了人的所有行動。

就台灣社會而言，一方面有所有人類社會都面臨的問題，但同時我們也有著自身的主體／獨特性。性別研究的確在二十一世紀成為顯學，但她在每個社會的展現面向和方式都不盡相同。除了依循西方社會的研究面向和理論思考之外，我們更應找出在地社會的特性（阿魯巴、兵役經驗和冥婚等是現在可以想到的例子），以試圖在迎頭趕上之外還能一舉超越西方。

事實上，近二十年來各種建立本土社會主體性的努力一直都在不斷的進行中。男性研究若能與世界接軌，針對外國社會既有（established）領域——如本文所指出的五種——累積並複製以檢驗結果，而又能開發出諸如原住民男性的生活經驗，母系社會中的男性，宗教社群的青少年男性等課題，則可同時凸顯在地學術的特性以及（甚至累積）與西方學術社群對話的能量。換言之，唯有同時在跟隨和試圖超越上都做出努力，才能爭取到與她者（西方社會）平等互惠對待的地位。

男性研究從生命和生活的所有面向探討人們身為男性的事實，除去明顯的生理特徵和很難證明的潛意識，事實上攸關男性氣概的林林總總是可知且（在某種範圍之內）可窮盡的。如果說，男性研究就是針對男性氣概的探討，那麼就算我們現在無法透徹、完整的理解它，至少也把它部分地從洞裡挖出來了。

參考書目

- 林維紅主編（2002）《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期。台北：台大婦女研究室。
- 王行（1997）〈臺灣地區已婚男性對夫妻性別角色觀念之研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 47-77。
- 王行（1998）《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台北：探索文化。
- 王明智（2000）《男同志性別認同的顛覆與移動：從性別弱勢到性別主體・性別論述與榮格理論》，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翊涵（2002）《女性特質國中男學生其校園人際處境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雅各（1996a）〈婦女研究對社會學的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201-239。
- 王雅各（1996b）〈男性研究：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婦女研究通訊》41: 1-6。
- 王雅各（1998）〈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成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9: 245-277。
- 王雅各（1999a）《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台北：巨流。
- 王雅各（1999b）〈婦女解放運動和二十世紀的性別現象〉，王雅各編《性屬關係 - 上冊》，1-26。台北：心理。
- 王雅各（2003）〈男性研究〉，《應用心理研究》，17: 45。
- 王雅各（2005）〈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回顧與前瞻〉，《通識教育中的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慈濟大學。
- 王舒芸（2003）《新手爸爸難為》。台北：遠流。
- 江兒（1998）《7-Eleven 奶爸》。台北：張老師文化。
- 朱偉誠（2000）〈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何春蕤編

- 《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1-25。台北：麥田。
- 朱蘭慧（2003）〈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應用心理研究》，17: 85-119。
- 李美枝（1996）〈兩性關係的社會生物學原型在傳統中國與今日台灣的表現型態〉，《本土心理學研究》，5: 114-174。
- 吳佳原（1998）《城市荒漠中的綠洲：台北市男同志酒吧經驗分析》。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瑞元（1998）《孽子的印記——臺灣近代男性「同性戀」的浮現 1970-1990》。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芳如（2001）《新好男人——雙生涯家庭男性家務分擔經驗之研究》。嘉義：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幼新（1994）《男同性戀電影（修定版）》。台北：志文。
- 紀大偉（2002）〈同性戀政治經濟學——認同與消費〉，《中外文學》，31(4): 69-90。
- 洪文龍（2003）〈兩個男人也能跳天鵝湖〉，《張老師月刊》，310: 124-129。
- 洪文龍（2004）〈推嬰兒車的男人很可愛〉，《張老師月刊》，313: 108-113。
- 林靜雯（1999）《雜誌廣告中男性角色的變遷研究》。台北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天韻（2003）〈男性的月經文化〉，《應用心理研究》，17: 157-186。
- 張志堯（2003）〈雙薪家庭中階級與夫妻權力關係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17: 187-221。
- 秦光輝（1997）《「當兵」現形記：從臺灣男性兵役經驗看軍隊父權體制再生產的性別邏輯》。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宗國（2001）〈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臺灣社會學刊》，26: 163-209。

- 畢恆達 (2000a)〈美國男性研究學會第八屆年會報導〉，《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4: 50-55。
- 畢恆達 (2000b)〈從兩性平等到性別平等：記葉永誌〉，《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3: 125-132。
- 畢恆達 (2000c)《白絲帶運動：男人參與終止性（別）暴力》。台北：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中心婦女研究室。
- 畢恆達 (2003a)〈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 51-84。
- 畢恆達 (2003b)〈當男人遇見女性主義〉，《張老師月刊》，307: 97-103。
- 畢恆達 (2003c)〈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15: 37-78。
- 畢恆達 (2003d)〈導讀〉，劉建台、林宗德譯《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台北：女書。
- 畢恆達、吳昱廷 (2000)〈男同志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應用心理研究》，8: 121-147。
- 莫藜藜 (1997)〈已婚男性家庭事務分工態度之研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 117-156。
- 葉明昇 (1999)《男性社會工作者之職業選擇歷程》。高雄：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葉紹國 (1996)〈道德推理中關懷導向與正義導向思考之區辨及其在中國社會實踐的特徵〉，《本土心理學研究》，5: 264-311。
- 陳正益 (2002)《雲霄飛車家庭》。台北：九歌。
- 陳兆慶 (2001)《一位幼教男老師的故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佑任 (2003)〈父權意識型態下的男性經驗研究：以三位國小教育人員為例〉，《應用心理研究》，17: 121-156。

- 陳若璋(2003)〈回顧所來路,蒼蒼橫翠微:與性加害者 21 年工作之田野筆記〉,《應用心理研究》,17: 223-247。
- 黃淑玲(2003)〈男子性與喝花酒文化:以 Bourdieu 的性別支配理論為分析架構〉,《台灣社會學》,5: 73-132。
- 黃淑玲(2004)〈男性研究需要被納入教科書與性別研究課程〉,《女學學誌》,17: 116-123。
- 楊明磊(1998)〈男性運動簡介〔上〕〉,《杏陵天地》,7(2): 26-32。
- 楊明磊(1998)〈男性運動簡介〔下〕〉,《杏陵天地》,7(3): 22-27。
- 傅伯寧(2003)《單親爸爸手記》。台北: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 楊中芳(1991)〈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研究方向〉,楊中芳、高尚仁編著《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台北:遠流。
- 楊明敏(1994)《伊底帕斯情節、鼠人、新男性運動——對精神分析史中「男性特質」的探索》。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楊明敏(2002)《克萊恩觀點下的男性特質:以弗洛伊德的個案「鼠人」為例》。台北:五南。
- 楊政議(1998)《臺灣男丁格爾的觀點:專業生涯發展路徑》。國立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國樞(1993)〈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1: 6-88。
- 齊宗豫(2002)〈男性身分、自我探索與教育實踐——一位國小準校長的成長之路〉,《新竹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論文集》,26-56。
- 裴學儒(2001)《軍隊文化、男性氣概與性傾向壓迫——臺灣男同性戀者的兵役經驗分析》。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國寶(1997)《臺灣男同志的家庭與婚姻——從傳統婚姻壓力談起》。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正哲 (1998) 《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爾柔、黃馨慧 (1996) 〈已婚男性參與家務分工之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1: 10-18。
- 鍾道詮 (1998) 《男同志在面對愛滋烙印與防治政策時的壓力及其因應策略》。台北：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Balbus, I. D. (1998) *Emotional Resc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Feminist Father*. New York: Routledge.
- Barker, R. W. (1994) *Lone Fathers and Masculinities*. England: Avebury.
- Bertoia, C. E. and J. Drakich (1995) The Fathers' Rights Movement: Contradictions in Rhetoric and Practice. In W. M. (Ed.), *Fatherhood: Contempo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pp. 230-54). London: Sage.
- Blankenhorn, D. (1995)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Our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 Blasius, M. and S. Phelan (Eds.) (1997) *We Are Everywhere: A Historical Sourcebook of Gay and Lesbian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Bly, R. (1990)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owker, L. H. (Eds.) (1998) *Masculinities and violence*. CA: Sage.
- Brittan, A. (1989) *Masculinity and Power*. Oxford: Blackwell.
- Brod, H. (1987)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 Burghes, L., L. Clarke and N. Cornin (1997) *Fathers and Fatherhood in Britain*. London: Family Policy Studies Centre.
- Carrigan, T., R. W. Connell, and J. Lee (1985) Toward a New Sociology of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14(5): 551-603.

- Chapman, R. and J. Rutherford (Eds.) (1988) *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Clatterbaugh, K (1990)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Masculinity: Men, Wo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oston: Westview Press.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Cambridge, UK: Polity.
- _____, (1995) *Masculinitie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eekmur, C. K. and A. Doty (1995) *Out in Culture: Gay, Lesbian, and Queer Essays and Popular Cultur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ronwall, A. and N. Lindisfarne (Eds.) (1994) *Dislocating Masculinity: Comparative Ethn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 Daniels, C. R. (Ed.) (1998) *Lost Fathers: the Politics of Fatherless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rew, E., R. Emerek and E. Mahoon (Eds.) (1998)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 Edwards, T. (1994) *Erotics and Politics: Gay Male Sexuality, Masculinity and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 Eng, D. L. (2001) *Racial Castration: Managing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Engel, S. M. (2001)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the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scoffier, J. (1997) *American Homo: Community and Perversity*.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rell, W. (1986) *Why Men Are the Way They Are*. New York: McGraw-Hill.
- Frosh, S. (1994) *Sexual Difference: Masculinity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Fuss, D. (1991)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New York: Routledge.

Gilmore, D. (1990)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oss, L. and J. D. Woods (Eds.) (1999) *The Columbia Reader on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Media, Society &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agan, K. L. (Ed.) (1992) *Women Respond to the Men's Movement*. San Francisco: Harper Collins.

Harding, C. (Ed.) (1992) *Winspan: Inside the Men's Move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Hawkins, A. J. and D. C. Dollahite (Eds.) (1997) *Generating Fathering: Beyond Deficit Perspect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Hearn, J. and D. Morgan (Eds.) (1990) *Men Masculinitie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Unwin Hyman.

Hobson, B. (Ed.) (2002) *Making Men into Fath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the Social Politics of Father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od, J. C. (Ed.) (1993) *Men, Work, and Family*. Newbury Park: Sage.

Horne, P. and R. Lewis (Eds.) (1996) *Outlooks: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 and Visual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Jardine, A. and P. Smith, (Eds.) (1987) *Men in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Kaufman, M. (Ed.) (1987) *Beyond Patriarchy: Essays by Men on Pleasure, Power, and Chang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93) *Cracking the Armour: Power, Pain and the Lives of Men*. Toronto: Viking.

Kimmel, M. S. and M. A. Messner (Eds.) (1989) *Men's Lives*. New York:

Macmillan.

Kimmel, M. S. and T. E. Mosmiller (1992) *Against the Tide: Pro-feminist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90, A Documentary History*. Boston: Beacon.

Leverenz, D. (2003) *Paternalism Incorporated: Fables of American Fatherhood, 1865-1940*.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upton, D. and L. Barclay (1997) *Constructing Fatherhood: Discourses and Experiences*. London: Sage.

Marsiglio, W. (Ed.) (1995) *Fatherhood: Contempo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ssner, M. A. (1993) 'Changing', Men and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U.S., *Theory and Society*, 22: 723-37.

_____, (1997) *Politics of Masculinities: Men in Movemen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ris, L. A. (1997) *The Male Heterosexual: Lust in His Lions, Sin in His Soul?*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ss-Kanter, R. (1978)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Mosse, G. L. (1996) *The Image of Man: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sen, A. (1998) *Unmasking the Masculine: 'Men' and 'Identity' in A Spectical Age*. London: Sage.

Porter, D. (Ed.) (1992) *Between Men and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Rutherford, J. (1992) *Men's Silences: Predicaments in Masculinity*. London: Routledge.

Seidler, V. (1989) *Rediscovering Masculinity: Reason, Language and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Seidman, S. (2002) *Beyond the Clos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Sharpe, S. (1994) *Fathers and Daughters*. London: Routledge.

Siim, B. (2000) *Gender and Citizenship: Politics, Agency in France, Britain and Denma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oller, R. J. and G. H. Herdt (1982) 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 Cross-Cultural Contribution. *American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30(1): 29-59.

Tierney, W. G. (1997) *Academic Outlaws: Queer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CA: Sage.

Wallace, R. (Ed.) (1989) "Introduction" in *Feminism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pp 7-19). Newbury Park, CA: Sage.

Williams, C. L. (Ed.) (1993) *Doing "Women's Work": Men in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 Newbury Park: Sage.

Willrich, M. (2000) Home Slackers: 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in Modern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7(2): 460-489.

Men's Studies in A New Millennium

Ya-Ko W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men's studies. A subdiscipline of gender studies, men's studies was inspired by the women's movement, as well as academic programs in women's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men's studies has become the most critical and fruitful wing of its parent discipline. In mapping the 'study of masculiniti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areas of inquiry: 1)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ies and male experiences, 2) male feminism and men and feminism, 3) sexual minorities and gender equity, and 4) men's movement. While gender studies, and men's studies in particular, is defined by its positive or negative relationship to feminism, this article will investigate only the pro-feminist areas of men's studies. After an introduction and explana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premises and theories, this article will point to new directions in this field.

Keywords: men's studies, men's movement, gender studies

◎作者簡介

王雅各，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興趣與專長：性別、文化。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縣三峽鎮大學路 151 號，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E-mail：ykw@mail.ntpu.edu.tw